一四八：爸爸已經去世

「算了，過去的已經成爲過去，現在，我只想知道你這幾年在外國怎樣度過？」子薇終於平靜地說。

麥奇就簡單地講了他在法國半工半讀的情形，最後他說：「兩年前在巴黎，我已經結了婚！……」

子薇望着他，並不感到太驚奇。

「可是，一年前我們就分開了。」麥奇繼續說：「她是個法國女子，叫姬絲汀，她父親是一間著名畫廊的主持人，他們父女倆對我的帮助都不少。於是……我們有了感情，後來結了婚。可是，因爲性格及其他的種種原因，終於分開了。然後，我獨自回香港來。」

「現在，你們只是分居？」子薇懸抑着心中的悲切，抬起頭來問。

「是的，還未正式辦離婚手續。」麥奇凝視着子薇，聲音顫抖。「子薇，我知我所犯的過錯太大了。現在我想知道：是否還有一綫挽救的希望？」

子薇緩緩地搖頭：「太遲了，麥奇！大概過幾個月，我就要結婚了！」

「唉——」麥奇呆住了。

「新郎是……」

「新郎是顯之——你的好朋友。」子薇說。

「啊——」麥奇剎時覺得如當頂，他癱軟在椅子上，像一尊塑像。

「麥奇，我並沒有負你。但是你在我心頭上留下的傷痕，却是永遠沒辦法彌補的了。」說罷，子薇的眼淚再也忍不住奪眶而出了。

麥奇和她一樣，也被痛苦所煎熬着。許久，他才說：

「我想找一個時間去看看楊老伯。」

可是，一聽到這句話，子薇大的淚又滾下來了。她啜泣着說：「爸爸已在年前去世了！」

劉家良叫了母親一聲，本欲有言。雷杏儀又阻止了他說下去，却笑了起來，指着王麗紅道：「怎麼，沙吹入眼嗎，快把眼中沙抹出來。」她給她紙巾。

「良，你不是說帶了好吃東西給媽媽吃嗎？還不拿出來。」

她把氣氛衝開了，顧左右而言他。

她歇了一會，又說要到公園走一走，却對四個第二代的人說：「你們陪我，我想問問你們的學業。」

雷杏儀不甘對自己的兒子疼愛。連帶對王麗紅的子女也一般疼愛。

四個年輕人把她扶上了輪椅後，推着她出病房。

王麗紅也跟着。

雷杏儀道：「紅姐，你太疲倦了，在房內休息一下罷。他們都長成了，會懂得照顧了，你們放心好了。」

四個第二代的人，看到剛才她拉着二人的手說話時的情態，如今又單獨和他們四人出來，知道此中有話說了。

果然在花園的一角停下來，她對劉家良道：「父母對你好不好？」

「父母愛子之心，無微不至，還用說嗎？」

「紅姨對你怎樣？」

「太好了，僅次於媽媽你。」

「她對你好，不因我們家會帮助過她的一家，此中另有原因。」

「那是什麼原因？」劉家良問。

三二八：驚到面青

刁那星手執大針，眞乃忙目驚心。

阿占曰：「方剛，聽聞你在影圈，以大佛自負，有此事否？」

方剛忙曰：「訛傳而已，並無其事。」

阿占曰：「然乎，我識得幾條女，同你有過霧水姻緣，個個都讚你有支傳家寶。」

方剛曰：「唔好聽人亂講。」

阿占笑曰：「唔，唔之至，我唔信，所以請你返來，想參觀一下你支傳家寶如何巴閉。」

方剛曰：「大佬，唔好信人哋講。」

阿占曰：「我就係不信，所以要睇喺，你班藝能界，好多人搞基喺！個條鬼唔錯，方剛可以搞下佢。」

方剛曰：「我有此興趣，眞者也。」

阿占曰：「然則你對扮女人有興趣矣，我叫個條阿差來服侍你。」

方剛驚到面青，因爲佢見到刁那星手執之物，簡直不可思議，自己同佢一比，便是小巫。

方剛忙曰：「大佬，我唔敢睇！」

阿占呵呵笑，曰：「驚佢爆缸乎？放心喇，不會者也，佢嘆慣者矣！」

方剛誠惶誠恐，曰：「大佬，你叫我來就是爲了這件事？」

阿占曰：「可以講係，亦可以講唔係。喺，睇嘢喇！」

方剛透過照妖鏡，見條阿差搶住一大舊牛油，省炮一樣，十分得人驚。

阿差省完，就埋牙同牧者打針。

牧者叫到呼天搶地，原來這間密室有音响設備，鄭室聲音，清晰播出。

方剛曰：「大佬，我唔以講係，亦可以講唔係。喺，睇嘢喇！」

方剛透過照妖鏡，見條阿差搶住一大舊牛油，省炮一樣，十分得人驚。

阿差省完，就埋牙同牧者打針。

牧者叫到呼天搶地，原來這間密室有音响設備，鄭室聲音，清晰播出。

方剛曰：「大佬，我唔敢睇！」

阿占呵呵笑，曰：「驚佢爆缸乎？放心喇，不會者也，佢嘆慣者矣！」

現代湖江實錄之八

修羅門

田長歌

天堂夢斷

文-司明　畫-家格

這一行是做撈女

「恒指跌九點，我年初八回來。」

「我到股票公司向你拜年要利市。」

汪逸芬說儲歇以待與別。

李薇要往超級市場，有人在背後叫她，她回頭望到鄭老太，仍叫「媽咪」，與她同走，問往何處，答道：

「我付了會銀出來。你到何處去？」

「我想到超級市場。」

「買年貨？」鄭老太問。

「不買也沒關係。」

「那末，我們飲茶去。」

她們到附近的餐室中，兩人要了紅茶與一客公司三文治。鄭太提到鄭康的鈴子很旺，却是還無女朋友，李薇也不提他追過紅紅等事。問起老二夫婦如何，答道：

「老二的女人在電子廠工作，他們夫婦很恩愛，却是還未有喜……」

「也許……」李薇戛然而止。

「也許怎樣？」

「許多香港夫結婚後並不立刻要生育，還避孕呢！」

「可能他們如此，但我要抱孫子呢！」

「做長輩的也沒辦法。」

「眞是沒有辦法的事。阿薇：你怎樣？」

「生意還可以。」

「有無對象？你與阿康無緣，找一個對象結婚吧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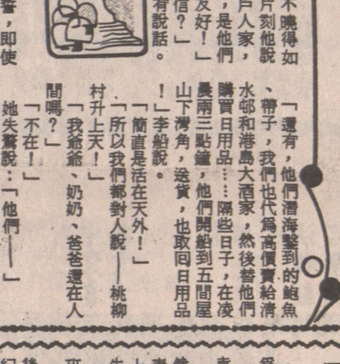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此刻要補一些錢，等到自己可算小康後不再幹這一行才尋配偶了。」

「這一行不好聽呢！」

「這一行是做撈女？」

「我仍把你當作小輩，我們年三十團年，團年是廣東話，我們上海人稱吃年夜飯，希望你也來，那夜阿康八點半收工，八點三刻可以吃飯……」

「我與楊太有約，在她家中吃年夜飯。我不能再到你們家中來，新年我請你出來，給媽咪拜年。」



「到新年再說了。」

這時三文治給送上了。後來李薇搶付了帳，出餐室，載了一輛的士，把鄭老太送到她家樓下，自己再往超級市場。明天晚上，鄭康來叫她坐枱，仍請她到他們家吃年夜飯，她道：

「我不會來，你其實不該再到此地的。」

「在家多喝了幾杯酒，忽然又來了。」（三三〇）

心之人

天鈎鳳　梅嘉　主編　善畫

頭源惱煩福之人齊：〇三三

天亮前四點，碧姬同保和「盡歡而眠」，以致次夜，瑪麗敏感地發現個靚郎，身體疲憊。因爲保和原是個青年英雄，從來沒有示弱之處，瑪麗氣了，用鞋子抽打他：「你心須坦白！」

「坦白？我具有內遇，並無外遇一個男人，並非每天都是英雄呀，人的身體，是有變化的呀。」瑪麗見他跪下，毫無反抗之意，不覺大爲感動，她摟起他來，吻着他道：「是我錯怪你了？我的大，你爲甚麼方才被軟不堪？」

「我不舒服，所以興趣產了。你原諒我？」

瑪麗哭了，連連說：「我對你不住！我的美男子，請饒怪我！」她扶他上了床，重新溫存，並且決定今夜不勞苦他，保和次日到學園，是「拜一，碧姬楊請假，他很掛心。下午四時，他趕了學園，趕回天百花園看他的「香姐」——喧香的女和生。她睡着了，天然，她裸體睡熟了，只蓋一點毛巾被。保和獨自煮了咖啡，一邊飲着，一邊暗中驚慨——「這終久不是辦法，幸而清水沒有回來，但清水眞是冷感的，她生理上有天然的不足。」他吸着烟斗，看床上的玉人，爲她將毛巾被，蓋在肚子上。

「可愛的眞實的女孩！」他良心上，認識到碧姬是無條件受他的，她不是富有的女人。想到這裡，他起身到床前，偷偷地吻她，她在夢中作癢，但沒有醒來，手按住在下面。這是天然的動作，女人爲了防衛，必然有這動作的。他欣賞她裸睡，暗暗嘆息：「太美了。」他不驚動她，知道她一夜狂歡，必然疲乏成這個樣子。——「你抱住我呀！」碧姬夢中大叫，他趕上前帮助她：「醒吧，我同來很久了，我的親人！」——「你？你？我夢見了你摔開了我！」她一把死死抱住他，兩人熱吻。「出去享受這個最好的黃昏！」他抱起她來，到浴室爲她浸熱水浴，並告訴她：「瑪麗抽打我，她馬見我衰弱不振。」碧姬大驚，保和細細聲說：「她試出我有過同女人狂歡……」

「可憐，我捨你不得！」他們吻了久，收拾後，出來坐馬車去吃飯跳舞。當叫了飲料後，女大班過來低聲告知保和：「你的菲菲，一個人在那邊獨坐……。」保和想逃走，但碧姬按住了他道：「靜一點，如果只她一個人，表示她很寂寞！」菲菲叫舞女陪伴，她沒有男人。「不能撞破，我們偷偷走吧。」

原來醫生診視了菲菲——「月事不來，是眞有孕了。」

風言語蜂

繆倫

身份價高

第三級影片，觀衆將來要查身份証。

身份証的價值更高了。

已有先例

城市論壇題目爲如何保持司法獨立。

佳寧案是一個好例子。

要加就加

火車下月起又加價。

這和小販、小巴一樣自由。

開心

十八：老奸巨滑

天涯俠客無刀　文　秋風　圖

余顧南不由語塞。常虛谷拍他的肩膊，將他拉回坐位，道：「一個人到底是好是壞，絕不能憑別人的話作準，須經過核實！」他目光一掃，道：「常某接到一個消息，說他在暗中收兵買馬，想在江湖中，幹一番事業，也許正想藉此撈一筆經費。」

俄頃，米盛登已回來，道和堂主，咱們已查實，耶律小郎主和其隨從，目下仍住在林老闆家！」

余顧南一躍而起，急問：「此話當眞？」

米豐登道：「咱們在東三巷四周佈防，同時暗中調查，只有人看見耶律玉他們進去，無人見他們離開。後來咱們遇到林家的廚師黃初出外買菜，他是敵帮弟子吳三七借故上前搭訕，因見他買菜，他說知道了一些。開始時，玉蓮自然認爲美玉是最好的朋友，現在她漸漸發覺，笑媚與她更加合得來。美玉爲人不是不好，但她覺得，美玉爲人古板一些，不喜歡講話，只埋頭工作，衣着也較爲保守。笑媚就不同了，喜歡打扮，也喜歡吃零食，這可以說是與玉蓮趣味相投。

「弟子如今記起了，黃初此人極可能是練家子，只是他掩飾得好而已。有一次，有羣逃難的人，流竄到杭州，到他店裡準備搶糧，但不知爲何，林老闆聞訊自內堂趕出來。只聽他說了幾句客套話，那些逃難者便垂頭喪氣走了。隨後弟子進店買地瓜，見他店內的櫃台塌了，地上洒滿了碎片。弟子隨口問他原故，他說是逃難者砸毀的，當時弟子不在意的人？爲何會聽令於嚴敬重？」

米豐登垂首道：「屬下看走了眼，以前根本無留意，若非他開的雜貨店兼售糧米，根本不認識他！」

旁邊還有位丐帮弟子插腔道：「弟子如今記起了，黃初此人極可能是練家子，只是他掩飾得好而已。有一次，有羣逃難的人，流竄到杭州，到他店裡準備搶糧，但不知爲何，林老闆聞訊自內堂趕出來。只聽他說了幾句客套話，那些逃難者便垂頭喪氣走了。隨後弟子進店買地瓜，見他店內的櫃台塌了，地上洒滿了碎片。弟子隨口問他原故，他說是逃難者砸毀的，當時弟子不在意的，當時弟子不在意的，如今想起來，那櫃台被人用內家眞力震碎的。」

歐陽凱道：「你能分辨？」

「弟子在店外聽到『嘩啦啦』一陣响，聲音不大，若是被硬物砸碎的，不可能一下便垮掉，聲音亦必更响！」（五四八）

一七四：多幾分了解

按件計工的發明者，眞是一個天才，它比管工的皮鞭好得多了。管工的皮鞭，只能起到一時的作用，一個人兩隻眼睛也無法管制得住這麼多工人的怠工，按件計工這個辦法，却使工人們自動自覺地積極起來，努力工作，絕不偷懶，絕不苟且，根本不用強迫。

女工們爭取多做工件，多賺人工，主要的固然是爲了增加收入，改善生活；其次，也有一種爭强好勝的心理存在。這一期種，誰的人工最多，那就証明誰車得最快，技術最好，這是有種發的數字爲憑，誰也騙不了誰的。

經過了一段時間，玉蓮與同廠的工友已漸漸熟絡起來，連那一個人的性格如何，脾氣怎樣，她也知道了一些。

二七：與笑媚趣味相投

「這一行是做撈女？」

「我仍把你當作小輩，我們年三十團年，團年是廣東話，我們上海人稱吃年夜飯，希望你也來，那夜阿康八點半收工，八點三刻可以吃飯……」

「我與楊太有約，在她家中吃年夜飯。我不能再到你們家中來，新年我請你出來，給媽咪拜年。」

「到新年再說了。」

這時三文治給送上了。後來李薇搶付了帳，出餐室，載了一輛的士，把鄭老太送到她家樓下，自己再往超級市場。明天晚上，鄭康來叫她坐枱，仍請她到他們家吃年夜飯，她道：

「我不會來，你其實不該再到此地的。」

「在家多喝了幾杯酒，忽然又來了。」（三三〇）

七一三：連容貌也顯現

「是的，有點特別。」羅拔重覆一句。

但朱廸所想的是，亨利所說的「特別」，於是問他：「好端端的，又有什麼特別？」

「是的，很特別，但我自己也不知怎樣說才好，很難形容，總之很特別就是了。」羅拔期期艾艾的說了這幾句話，使朱廸越來越感到困惑，因爲這幾句話，正是亨利會說過的，換言之，這時的羅拔，很可能成了亨利，亨利又利用羅拔的軀殼來做他想做的事了。

朱廸俯過身去，仔細端詳羅拔。

不久，本來看是娃娃臉的羅拔，面容慢慢變了，變得漸如亨利的面容，叫朱廸見了不禁大吃一驚。因此，朱廸不禁連連問他：「亨利，你這次變得比以前特別了，不但有聲音，而容貌也表現出來。」

「是的，」他毫不驚異地答，「是不是感到很特別呢？很快，你甚至可以看到，我那東西也和以前一樣，你明白嗎？」

「你——」她白他一眼，「怎可以說這些不乾不淨的說話呢？唔，你不離咀的老說特別，就是指這些：容貌、那東西？」

「……」他不作答，是詭秘地笑了笑。

暑爲遲疑一下，她便順手關了燈。

陰陽之間　華景

白先勇及其作品

善於刻劃女人最具歷史感

文苑

徐蕙大先生：

中國年輕一代最傑出的小說家之一白先勇，是廣西桂林人。出生於一九三七年，離國中學畢業後，他考取台大，五十年代畢業台大外文系。五二年初去美國愛奧華大學創作班留學，五三年得到碩士學位。其後，曾兩度回國。曾任美國加州大學講師，在聖塔・巴巴拉分校教中國文學。

一九六〇年三月，白先勇和同學王文興、歐陽子等創辦了「現代文學」雙月刊。一面譯介現代西洋文學，一面鼓勵本國的新創作。九年來對於中國現代文學運動的貢獻至爲重大。

白先勇的小說，從夏濟安主編的「文學雜誌」上發表的早期作品到後來陸續刊登的「台北人」和「紐約客」，在主題上可以說爲當代中國的中上層社會塑下了多面的浮雕，在技巧上可以說培中國古典小說和西洋小說於一爐。

論者一提起他的小說，總不免聯想到「紅樓夢」。這聯想，無論在主題上、語言上，甚至身世上，是不能避免的。紀中最大的不同是：在他的小說中，二十世紀中葉的寶玉已經從斷垣荒烟萎靡心的玫瑰，還是驕縱又任性的醫兒，都是活生生、有血有肉，看得見、聽得到、覺得出的人；不是圖片，不是畫，不是平面的。不是由他口中道出她們是如何的美艷、如何的潑辣，傳進讀者的耳朵裏去的，而是由讀者自己看到、聽到、覺到、甚至觸摸到的。

「他筆下的女人與讀者有直接的聯繫與溝通，而介紹她們的白先勇，却是隱而不見的。我認爲：一個作家最大的成功，莫過於造成讀者與他筆下的人物的直接溝通。」（豐餘、新八九七〇五）

如何製作電池管

電線無

FM 96 MHz　MW 80 kHz

珀切斯先生：

昨日介紹了無綫電咪的製作，今日繼續介紹你所要求的逆變流器——電池光管的製作。

該電路的功率可達十五瓦至二十瓦（15W至20W），正是你所要求的；但電源若增加到二十四伏特（24V）時，功率就可增至三十瓦（30W）了，足夠大型光管之用。而所用的零件十分普通，不用變壓器而用磁性天綫棒來升壓，可算是新型的電池光管，它能將低壓直流電（DC，12V）升爲高壓交流電（AC，200V左右），二百伏以上的交流電，就可以點燃光管或作其它用途。

不用變壓器而用磁棒（磁性天綫棒），有它的優點，相反，變壓器就有缺點了。變壓器的缺點是，導磁率不高（除非用磁棒的原料所製的高效率變壓器，但一般的變壓器是用矽鋼片製的，導磁率不及前者），本身又閉合，當磁通飽和後，升壓就困難了。若用別的材料來製造，那麼，這種材料就比變壓器好多了，因爲它也能升壓，同時消除變壓器上逃的缺點。而用磁棒來代替變壓器，正好消除了上逃的缺點，現在所介紹的電路，就比用變壓器的爲佳。

磁棒可用一般的AM中波收音機所用的磁性天綫棒，舊的也可以用，直徑一厘米，長約五吋（長些也可以），共四十五圈，綫頭繞得整齊就越佳。

L1是用二十號漆皮綫的是，L1與L2的繞綫方向要相向，否則不起振盪，就無法升高電壓了。L2是在L1的上面整齊地密繞，事先要在L1上包一層紙絕緣。

第三組綫圈是高壓輸出，認識到碧姬是無條件受他的，她不是富有的女人。想到這裡，他起身到床前，偷偷地吻她，她在夢中作癢，但沒有醒來，手按住在下面。這是天然的動作，女人爲了防衛，必然有這動作的。他欣賞她裸睡，暗暗嘆息：「太美了。」他不驚動她，知道她一夜狂歡，必然疲乏成這個樣子。——「你抱住我呀！」碧姬夢中大叫，他趕上前帮助她：「醒吧，我同來很久了，我的親人！」——「你？你？我夢見了你摔開了我！」她一把死死抱住他，兩人熱吻。「出去享受這個最好的黃昏！」他抱起她來，到浴室爲她浸熱水浴，並告訴她：「瑪麗抽打我，她馬見我衰弱不振。」碧姬大驚，保和細細聲說：「她試出我有過同女人狂歡……」

「可憐，我捨你不得！」他們吻了久，收拾後，出來坐馬車去吃飯跳舞。當叫了飲料後，女大班過來低聲告知保和：「你的菲菲，一個人在那邊獨坐……。」保和想逃走，但碧姬按住了他道：「靜一點，如果只她一個人，表示她很寂寞！」菲菲叫舞女陪伴，她沒有男人。「不能撞破，我們偷偷走吧。」

原來醫生診視了菲菲——「月事不來，是眞有孕了。」

光管

我國古代「馬戲團」既有舞馬又有馬球

有史爲証

袁之道先生：

現代的馬戲團雖然多數不見有馬作表演，然而據歷史上的記載，人類最先教動物演技所教的動物是馬，所以，凡是作道類表演的戲班子，都稱爲「馬戲團」。

據我國古書「鄭中記」說，後趙石虎時（即約爲公元四世紀）有「猿騎戲」。後元四世紀）有「猿騎戲」。後元四世紀）有「馬則是眞馬。這可能是全世界以馬參與演戲的最早紀錄。

史書上又記載，唐朝皇會成功地教會馬跳舞，並且是隨着音樂的節拍而跳舞。唐明皇將學會跳舞的馬稱爲「舞馬」。史書的記載道樓描寫道：「樂作，馬皆隨之，宛轉中律。遇作樂者飲酒，以口銜杯，臥而復起。」唐玄宗亦曾令馬表演馬舞以娛外賓（由外國派來的使節），外賓皆驚嘆。

古書上又說，唐明皇訓練出來的舞馬，在安祿山亂以後，都分散流入軍隊的戰馬之中。某日，軍中奏樂，其中一些馬聞聲起舞，與樂音配合，管理戰馬的人，不知道那原是宮中經過訓練的舞馬，以爲是「馬妖」，於是，便將這些馬宰了。

我國古代也有馬球，即是騎着馬打球。唐玄宗就很愛好騎馬擊球的運動。由於皇帝喜歡馬球，所以當時許多高官及高官的子弟也流行打馬球爲樂。

順便說說，我國古代有所謂「汗血馬」，亦稱之爲「天馬」。相傳這種馬「汗從前脾出如血，號一日千里」。有人單從字面上去解釋，認爲馬出的汗色紅並非正常現象，是一種病態的汗。但亦有人認爲，汗血馬是一種特殊品種的馬，並非其所出之汗色紅，而是出汗時其皮色看來有點紅而已。他們舉例說，蘇聯土庫曼以前就曾有過類似品種的馬，其表皮的毛細血管十分豐富，當出汗時表皮細血管擴張，故看來有些紅色。

據說，三國人物呂布所騎的赤兎馬（後來由曹操轉贈與關雲長）就是「汗血馬」。假如這種馬出的汗是不正常的紅色，那又怎樣會有那樣好的體力脚力，以致於被人稱爲千里馬呢？（伍華二、新八九四一四）

肝炎病人適當休息直接關係病情好轉

醫理淺釋

李秀惠小姐：

肝炎病人怎樣休息最合適，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。肝炎病人的精神負担，而且不利於機體新陳代謝的正常進行，甚至可以引起肝的脂肪變性。適當的活動，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改善胃腸功能，提高代謝功能，增加機體抵抗力。所以不能千篇一律强調什麼「絕對休息」，應根據肝炎的不同類型，不同階段及病情變化等，採取動中有靜、靜中有動、動靜結合，以不引起疲勞爲原則。

急性肝炎的早期，特別是在發病二十天內，應强調休息，以靜爲主。特症狀明顯好轉和黃疸消退後，可在室內活動，這時應注意休息，特別是午餐後應臥床一至二小時，以後可根據症狀、體徵和肝功能好轉情況，逐步增加活動量。

恢復工作時的工作量，也應按每個病人工作性質、年齡、體力等有所不同。如果是重體力勞動者，則不易驟然恢復全量工作。在開始工作的頭三個月內，可根據具體情況，由輕工作、半日工作，逐步過渡到全日工作。在恢復工作半年內，應避免重體力勞動和劇烈運動。

對不同病情的肝炎病人，休息時間的長短，不能刻板地統一規定。如兒童的恢復就較成人快。此外，還必須考慮病人有無其他慢性病和合併病，特別是內臟的慢性器質性病變，如血吸虫病、糖尿病、胆道疾病及有否長期飲酒和妊娠等因素。

恢復工作後，仍應定期複查，可按具體情況每一至三個月重複體檢和查肝能一次，兩年無變化者可認爲治癒。

肝炎病兒的休息，因爲小兒喜動活動無度，休息不易掌握，應適當延長夜間和午睡時間。

遷延型和慢性肝炎的活動期，休息應和急性肝炎一樣。休息定期，臨床症狀消失或改善，肝功能試驗好轉，轉氨酶正常，應繼續休息兩個月，以後逐步過渡到全日工作。（秦成、新八九七一一）

北京永定河

駿復先生：

北京西郊和西北郊、湖泊成羣，水量充足，春夏季節，林蔭遍佈。圍明園、頤和園、積水潭、玉淵潭、紫竹院等地，以那清澈的湖水、漪綠的樹叢，盛開的鮮花及清新的空氣吸引着遊人。這些湖泊之水是從何處來的呢？原來是永定河在北京地區屢次變遷、擺動，遺留下來的脚印。

遠在七千二百多年前，古清河是一條源遠流長的大河。滾滾的永定河水，從石景山出來以後，向東北方向急流奔馳，其河谷寬一般三至四公里，在海淀附近最寬處達五公里，它的位置與現代清河小溪相當，故稱「古清河」；永定河經八寶山、半壁店，然後分兩支，北支注入積水潭，南支過玉淵潭，再往東到達東城呼家樓、開化寺一帶，又分成多股又河經豐台鎮、南苑、青雲店、采育等地，其河道寬三至四公里，其時代距今一千四百至一千六百年；永定河過盧溝橋與豐台之間，然後向南延伸，經大興，過體賢，出北京市其走向與現今的永定河谷大致平行。稱「無定河」，其時代較漯水河晚；永定河呈北西——南東走向兩支，北支在大興縣南邊，過龍河附近，流出市外。南支在龍各莊西南，經定福莊流出市外。

永定河總的變遷趨勢是從北往南發展。這種變化是多種因素造成的。

地理奧秘

河道屢變遷

探本尋源

逢源先生：

大約在漢代，我國發明了一種「七輪風扇」。它用木材製成，七個木製大風葉平均分佈在一個木軸上，通過人去搖動木軸，風葉便如輪子一般旋轉起來，從而取得一人搖輪，滿堂生風的效果。這種扇，恐怕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機械扇了。它雖然十分笨重，但比起風力微弱的手搖扇來，畢竟是一大進步。

到了唐代，我國又發明了水力機械扇。它是利用水位差所產生的功能來推動主動輪，並通過一套簡單的機械裝置來帶動。當時被人們稱爲「涼風徐來殿」的唐玄宗的「涼殿」內，便是裝了這樣一台水力機械扇。（周默、新八九一五九）

我國最早機械風扇

也是《還鄉》

李泗

蘇聯電影在戰後初期曾有黃金時代，後來也爲「假大空」三字經所污染。名導演邦楚洛夫準備重拍高爾基的《母親》，應該有所突破了。

蘇聯電影在戰後初期曾有黃金時代，後來也爲「假大空」三字經所污染。名導演邦楚洛夫準備重拍高爾基的《母親》，應該有所突破了。

蘇聯軍隊至今尚未在阿富汗撤盡，但在「改革」之下的蘇聯文藝界、電影界已經抓住了阿富汗戰爭這個題目，作爲文藝作品、紀實文學和電影製作的題材。這一類型的紀錄片出來得反而較快，當初是誰決定出兵，應由誰負責，這九年多戰爭打下來得到了什麼經驗，都在討論之列。

此外，對於核電站爆炸事件，斯大林時代的流放孤島、妓女、毒品等等問題也都有紀錄片上演，開始探討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道德種種問題，可以說有了新氣象。

據說，有一部影片以《還鄉》爲名，介紹了從戰場上回來的青年退役軍人（包括那些已經殘廢的傷兵）孤苦無告的慘狀，也用兒子死於戰場的「榮軍之母」對於這場戰爭的控訴，打動觀衆心絃。

蘇聯電影在戰後初期曾有黃金時代，後來也爲「假大空」三字經所污染。名導演邦楚洛夫準備重拍高爾基的《母親》，應該有所突破了。

越南戰爭結束後，美國出現了大批有關越戰的影片。有的固然是「蘭保」史泰龍那樣獨闖越南戰場、所向無敵的貨色，更多的則是反思片，反映出道場在錯誤地點打的錯誤戰爭在着多少矛盾，留下了多少後遺症。

蘇聯軍隊打了近十年的阿富汗戰爭正在走向結束。

蘇聯領導人過去只含蓄表示願意終止道場戰爭，現在則承認闖入人家國土發動不義之戰根本就是罪惡。這就比「錯誤」論向前進了一步。

街坊服務

通天橋

收發室

珀切斯　杜琼華　袁之道　忠實讀者　李秀惠　刊登　逢源　徐蕙大　駿復　收函